

淡淡秋天

瀛苑副刊

曾經，在我人生中的一個初秋，有個女孩，烏黑的長髮上總傳來淡淡瑪宣妮的水果香，總在下午兩點半走進我打工的咖啡店，那是一家坐落在台北車站附近的小型咖啡店。

對我而言，直到她進門的那刻，我一天的生活才算正式開始，至少在那個季節是如此的。她總是穿著不同款的米白色上衣，淺藍色的牛仔長褲，若有似無的淡紫色眼影，雙唇上薄薄一層水亮的粉紅，以及點完咖啡後她給我的淺淺笑容。她就像那杯拿鐵上的那層薄薄牛奶，淺淺淡淡的，但不可或缺。因為拿鐵如果沒了牛奶，就不是拿鐵了，而我在咖啡店的工作也會頓時失去動力。只是重複著同樣的動作，煮出一杯杯苦澀的咖啡。

而每個下午三點十分，總會有個男人來找她。他看到她時，總投以一個大大的笑臉，然後說聲「HI！」而她看到他時，就會露出個若有似無的微笑，並道聲：「你來啦！」幾分鐘後兩人牽著手步出門外，上了那部黑色LEXUS。

說真的，我對那男子並沒有什麼好印象。因為他總沒有點任何一樣咖啡或蛋糕，就在店內坐了將近五分鐘。我用力的催眠自己，要自己知道絕不是因為他帶走了我四十分鐘的短暫幸福。當然，我相信能看著她就是種幸福。

「今天也是拿鐵嗎？」我拿著菜單問著她。

「不，今天不要拿鐵，給我杯曼巴，謝謝。」

這是我第一次、也是最後一次聽到她對我說超過一句話。

「我和男朋友分手了。」

說完了這句話，她抬頭看了看我，我不知道她是否看見我眼中對她的情愫。我也看不透她心中的任何一個念頭。但，我卻清楚的看見了她眼中盈盈的淚光。

「所以要喝濃一些、苦一些的。」

她一字一句的說著，但沒有給我淺淺的笑，而是那因為太沉重而使眼框負荷不了的，兩行的淚。

我這才注意到，今天，她的上衣是濃濃的黑，牛仔長褲是深的偏黑的暗紫色，深深的眼影，雙唇上只有著流行的變色護脣膏，原本存在於長髮上瑪宣妮的水果香，也被Christian Dior的香水所掩蓋，我不知道是哪號的，不過那真的相當濃。

他的退出，是否意味著我有一點機會，成為陪襯牛奶的義大利咖啡？這個趁人之危的念頭在我腦中徘徊了不到半秒的時間。而當下一個半秒，在我還沒釐清這個念頭的真實性前，她含著淚對我說著：「我想我以後不會再來了，這咖啡店是因為離他公司近，在他下班前我會來這等他，而以後我不會再等他了。」

難道妳只能等著他嗎？妳等的人難道不能是我？

「謝謝你每次為我煮的拿鐵，那是我喝過最好喝的咖啡，今天來是為了要喝最後一次你煮的咖啡，我想知道你煮別的咖啡是不是也一樣好喝。」

妳可知道，我多想每天煮咖啡給妳喝，只煮給妳一個人喝。

不過，這些話都只能在我心中喊著。

我知道，她心中有了道深深的痕，但我卻不能撫平這道傷痕。我缺少勇氣，缺少著一顆確定的心。因為我只輕輕的放下了曼巴，和一包凱蒂貓面紙。

秋天到了尾聲，我最後一次見到她。那是個很深很深的回憶，在那個偶遇愛情淡淡秋天……

2010/09/27